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崇學士審虔婆

且說邢吉正在作法，忽感到腦後寒光一縷，急將身體一閃，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，殺氣騰騰，一道陽光直奔瓶上。所謂「邪不侵正」，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，將個瓶子炸為兩半。老道見他法術已破，不覺哎喲了一聲，栽下法臺。展爺恐他逃走，翻身趕下臺來。老道剛然爬起要跑，展爺抽後就是一腳。老道往前一撲，爬在地下。展爺即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，已然身首異處。展爺斬了老道，重新上臺來細看，見桌上污血狼藉，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。連忙輕輕提出，低頭一看，見有圍桌，便扯了一塊，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，揣在懷內。下得臺來，捉了人頭，竟奔書房而來。此時已有五鼓之半。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，說道：「今日天明已是六日，明日便可成功。雖然報了殺子之仇，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。」剛說至此，只聽得喀嚓的一聲，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，擲進一個毛茸茸、血淋淋的人頭來。龐吉猛然吃這一嚇，幾乎在椅子上栽倒。旁邊龐福嚇得縮作一團。遲了半晌，並無動靜，龐賊主僕方才仗著膽子，掌燈看時，卻是老道邢吉的首級。龐吉忽然省悟：「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，前來破了法術，殺了老道。」即叫龐福傳喚家人四下裡搜尋，哪裡有個人影。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，埋了老道屍首，撤去法臺，忿忿悔恨而已。

且說南俠離了花園，來至牆外樹上，將包裹取下，拿了大衫披在身上，直奔開封。只見內外燈燭輝煌，俱是守護相爺，連忙叫人通報。公孫先生聞聽展爺到來，不勝歡喜，便同四勇士一並迎將出來。剛然見面，不及敘寒溫，展爺便道：「相爺身體久安麼？」公孫先生詫異，道：「吾兄何以知之？」展爺道：「且到裡面，再為細講。」大家拱手來至公所，將包裹放下。彼此遜坐，獻茶已畢。公孫策便問展爺：「何以知道相爺染病，請道其詳。」南俠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眾位賢弟且看此物，便知分曉。」說罷，懷中掏出一物，連忙打開，卻是一塊圍桌片兒，裡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。公孫策接來，與眾人在燈下仔細端詳，不解其故。公孫策又細細看出，上面有字，彷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庚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喲！這是使的魔法兒罷。」展爺道：「還是老先生大才，猜的不錯。」眾人便問展爺：「此物從何處得來？」展爺才待要說，只見包興從裡跑出來道：「相爺已然醒來，今已坐起，現在書房喝粥呢。派我出來，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，叫我來請進書房一見。不知展爺來也不曾？」大家聽了，各各歡喜。原是燈下圍繞著看木頭人兒，包興未看見展爺，倒是展爺連忙站起，過來見了包興。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，便道：「果然展爺來了。請罷，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。」

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，參見包公。包公連忙讓坐。展爺告坐，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。只聽包公道：「本閣屢叨義士救護，何以酬報？即如今若非義士；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！從今後務望義士常在開封，扶助一二，庶不負渴想之誠。」展爺連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公孫策在旁答道：「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請吾兄，恰值公出未回，不料吾兄今日才到。」展爺道：「小弟萍蹤無定。因聞得老爺拜了相，特來參賀。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因，故此連夜趕來。果然老爺病體痊癒，在下方能略盡微忱。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。」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，不甚明白，問：「通真觀在哪裡？如何在那裡聽得信呢？」展爺道：「通真觀離三寶村不遠。」便說起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言語：「因此急急趕到太師的花園，正見老道拜壇，瓶子炸了，將老道殺死，包了木人前來。」展爺滔滔不斷，述說了一遍。包公聞聽，如夢方醒。公孫策在旁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。」一句話提醒包公，說：「是呀，前次那婆子她說不見了女兒，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？」公孫策連忙稱：「是，相爺所見不差。」復又站起身來，將遞摺子告病，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並賞御醫診視，一並稟明。包公點頭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先生辦一本參奏的摺子，一來恭請聖安，銷假謝恩；二來參龐太師善用魘魔妖法，暗中謀害大臣，即以木人並殺死的老道邢吉為證。我於後日五鼓上朝呈遞。」包公吩咐已畢，公孫策連忙稱「是」。只見展爺起身告辭，因老爺初癒，惟恐勞了神思。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。二人作別，離了書房。

此時天已黎明，包公略為歇息，自有包興、李才二人伺候。外面公所內，展爺與公孫先生、王、馬、張、趙等各敘闊別之情。展爺又將得聞相爺欠安的情由，述說一遍。大家聞聽，方才省悟，不勝歡喜。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，到了此時，各各精神煥發，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。所謂「人逢喜事精神長」，是再不能錯的。彼此正在交談，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，擺上酒肴，極其豐盛。卻是四勇士於展爺見包公之時，便吩咐廚房趕辦肴饌，與展爺接風揮塵，彼此大家慶賀。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，鬧的上下沸騰，各各愁煩焦躁，誰還拿飯當事呢！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。今日這一暢快，真是非常之樂，換盞傳杯，高談闊論，說到快活之時、投機之處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歡呼振耳。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，杯杯淨，盞盞乾，樂得他手舞足蹈。

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，大家彼此讓坐。包興滿面笑容，道：「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，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。」展爺忙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適才酒已過量，斷難從命。」包興哪裡肯依。趙虎在旁攛掇，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。還是王朝分解，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。展爺連忙接過，一飲而盡。大家又讓包興坐下。包興道：「我是不得空兒的，還要復命相爺。」公孫策問道：「此時相爺又派出什麼差使呢？」包興道：「相爺方才睡醒，喝了粥，吃了點心，便立刻出簽，叫往通真觀捉拿談明、談月那婦人，並傳黃寡婦、趙國盛一齊到案。大約傳到，就要升堂辦事，可見相爺為國為民時刻在念，真不愧首相之位，實乃國家之大幸也！」包興告辭，上書房回話去了。

這裡眾人聽見相爺升堂，大家不敢多飲。惟有趙虎已經醉了，連忙用飯已畢，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己屋內，一壁說話，一壁打算參奏的摺底。

此時已將談明、談月並金香、玉香以及黃寡婦、趙國盛，俱各傳到。包公立刻升堂。喊了堂，入了座，便吩咐先帶談明。即將談明帶上堂來，雙膝跪倒。見他有三旬以上，形容枯瘦，舉止端詳，不像個作惡之人。

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叫談明的麼？快將所作之事報上來。」

談明向上叩頭，道：「小道士談明，師傅邢吉，在通真觀內出家。當初原是我師徒二人，我師傅邢吉每每作些閻味之事，是小道時常諫勸，不但不肯聽勸，反加責處，因此小道憂思成病。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，他來看視小道。因他賭博宿娼，無所不為，鬧的甚是狼狽，原是探病為由，前來借貸。小道如何肯理他呢？他便哀求啼哭。誰知被師傅邢吉聽見，將他叫去，不知怎麼三言兩語，也出了家了。登時換了衣服鞋襪，起名叫作談月。噯喲！老爺呀！自談月到了廟中，我師傅如虎生翼。他二人作的不尷不尬之事，難以盡言。後來我師傅被龐太師請去，卻是談月跟隨，小道在廟看守。忽見一日夜間，有人敲門，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，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一同進來。小道以為是同道。不然，又不知是他師徒行的什麼鬼祟。小道也不敢管，關了山門，便自睡了。至次日，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，也應當見禮，小道便到跨所，進去一看，就把小道嚇慌了。誰知不是道士，卻是個少年女子，在那裡梳頭呢，小道才要抽身，卻見談月小解回來，便道：『師兄既已看見，我也不必隱瞞，此女乃是我暗裡帶來。無事便罷，如有事，自有我一人承當，惟求師兄不要聲張就是了。』老爺想，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，他如此說，小道還能管他麼？只得諾諾退去，求其不加害於我，便是萬幸了。自那日起，他每日又到龐太師府中去，出去時便將跨所封鎖；回來時，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。不想今日他剛要走，就被老爺這裡去了多人，將我等拿獲。這便是實在事跡。小道敢作證見，再不敢撒謊的。」老爺聽罷，暗暗點頭道：「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便吩咐帶在一旁。

便帶談月。只見談月上堂跪倒。老爺留神細看，見他約有二旬年歲，生得甚是俏麗，兩個眼睛滴溜嚙嚙的亂轉，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。又見他滿身華裳，更不是出家的形景。老爺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奸人婦女，私行拐帶，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？」

講！」談月才待開言，只見談明在旁厲聲道：「談月，今日到了公堂之上，你可要從實招上去。我方才將你所作所為，俱各稟明瞭。」一句話把個談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氣，只得據實招道：「小道談月，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，只見有兩個女子，一個極醜，一

個很俊，小道便留心。後來一來二去，漸漸的熟識。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，彼此俱有眷戀之心，便暗定私約，悄從後門出入。不想被黃寡婦撞見，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，便應允了。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，黃寡婦著了急了，便定了計策。就那日迎娶的夜裡，趁著忙亂之際，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，便將玉香改妝，私行逃走。彼時已與金香說明。她原是長的醜陋，無人聘娶，莫若頂替去了；到了那裡，生米已成熟飯，他也就反悔不來了。心想是個巧宗兒。誰知今日犯在當官。」說罷，往上磕頭。包公問道：「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？」談月道：「紋銀三百兩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一個小道士，哪裡有許多銀子呢？」談月道：「是偷我師傅的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師傅哪有許多銀子呢？」談月道：「我師傅原有魔魔神法，百發百中。若要害人，只用桃木做個人兒，上面寫著名姓年庚，用污血裝在瓶內。我師傅作起法來，只消七日，那人便氣絕身亡。只因老包……」說至此，自己連忙啐了一口：「呸！呸！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，龐太師懷恨在心，將我師傅請去，言明作成此事，謝銀一千五百兩。我師傅先要五百兩，下欠一千兩，等候事成再給。」包公聽罷，便道：「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，與玉香遠走高飛，作長久夫妻呢！這就是了。」談月聽了此言，吃驚不小：「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，老爺如何知道呢？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。」他哪裡知道，暗地裡有個展爺與他泄了底呢。先將他二人帶將下去，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。

不知如何審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